

心 雨

作曲：唐建平



《心雨》的感悟与感动

唐建平

1993年一次偶然的创作机会，使我在创作思想上产生了一些独立的认识。那一年，应中央电视台农民文艺晚会之邀创作名为《打春》的音乐作品。那首乐曲在音乐的表现形式、创作的思维方式以及组成音乐乐思材料等方面都很“现代”，但是听过录音的人都认为能够容易地理解其音乐表现的具体内容。应当说这次创作与《心雨》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却使我确立并相信音乐创作者在音乐创作活动中应具有这样的信念：当代的作曲家，不应当在二十世纪以来“新音乐”创作形成的艰涩难懂的潮流中随波逐流，任凭音乐创作中创新和探索的可贵努力与音乐通达人类心灵的美好品质相背离。创作的发展不要受到固定模式所形成的一种单一风格的束缚，而应

该有足够的办法应付各种各样的题材、情感表达的经验、能力和可能。现代探索和创新性的音乐作品能够让音乐“不近人情”，同样也一定存在着能够“善解人意”的可能。从那时开始，随着创作活动的逐渐展开，我在每部作品的创作中，无论音乐体裁、题材、风格、形式有多么不同，我都努力完成一个追求，那就是让作品中能够产生通达人们心灵、触动人们情感的艺术力量。

《心雨》的创作缘起于二胡协奏曲《八阙》(1996)。当时，作为较为年轻的作曲家，自然深受西方现代音乐创作思想的影响，也希望在创作当中体现这样一种风貌。在接受二胡协奏曲《八阙》的创作时，大家对我的期待是写出一部比《春秋》更具旋律美的作品。而我却希望借助这次难得的创作机会，在作品的表现形式、学术性和技术性，特别是在表达文化精神、建构音乐语言和个性化的音乐风格方面能够有所作为，能够体现当时在学习和研究二十世纪以来新音乐观念、作曲技术等的一些成果。鉴于当时对“新音乐”的学习和研科有了相当的积累，同时在音乐学院的教学活动中，对于音乐作品的综合研究、分析的能力也有了相当的提高，也是因为有了《打春》那次创作思想认识之后，我也有了更多的信心，相信自己能够在已有的音乐创作、学习积累的基础上，驾驭那些现代作曲技术手段，合适地控制那些抽象的音响等，创作出有明确可感的文化精神和情感表达的“现代音乐”。《八阙》这部作品就是在这样的心

态支撑下创作完成的。那是一部从头至尾在旋律、和声和音乐织体方面回避了传统调性的音乐，音乐构成统一在大二度和全音阶的音高材料上，同时又融入了很多二胡的新音响、新技巧。室内乐作品《心雨》是紧随其后创作的，但在写作的初衷或者说是创作的观念上，与前者却背道而驰。用近些年来流行的表述语言，《心雨》可以“绿色”的音乐概念来形容。不仅坚决回避二十世纪作曲技术手段，也回避民族器乐作品中喜欢炫技，演奏技法方面花样翻新等容易创造音乐表现效果的常见手法。不靠技术，纯凭“下意识”，凭情感和心灵处于平静无求的情境中，让心间不经意而涌现的音乐缓缓流淌出来。

《心雨》创作于1996年的夏季，最早的编制是九件不同的民族乐器。对于这一版本我认为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复杂的乐队编制，乐器品种过多，与已有的音乐构想差距太大。恰逢当年的“卿梅静月”组合约我写一首作品。我欣喜并坚定地认为，二胡、琵琶、扬琴、古筝这四件乐器作为《心雨》的乐器组合编制是完美无缺的，是具有排他性的，定能达到我想要的艺术表现的最佳乐器组合。因此再次对这首乐曲做了认真的调整。这次编制调整之后的修改和创作完成，在我看来是一次非常重要又非常可贵的艺术理念的升华。

首先是对中国古典民族音乐突出旋律，发挥旋律力量的深刻认识。由于编制缩小到四件乐器，乐思再也不用为照顾到不同乐器的表现而被平分秋色。二胡可以成为最重要的主奏旋律乐器，娓娓道来

的诉说直指人心；琵琶点滴的灵动更如雨滴般渗透人们的心灵；古筝韵味十足的华美展现了中国古典的含蓄之美；扬琴宽幅音区的跨越、浑厚的音响加大了乐曲的空间感，成为音乐向前发展的推动力。四件乐器浑然天成又独具个性，完全符合《心雨》这首作品追求纯净的艺术理念与音乐意境。就旋律而言，《心雨》的旋律平缓流动，虽然音乐气息比较长，语句也比较自由，比较有亲和力的曲调的核心材料在音程跨度上也比较宽，但是其大体外貌并无多少特别惊人的创意。在写作和构成这个音乐旋律过程中，值得一提的心得是对于中国古典音乐中传统文化精神的深层次的感悟，即略过一般脱离音乐文化精神内涵的，一般作曲技术层面的音乐分析，发现流传下来的优秀音乐作品中，音乐中隐含的，或者确切地说是音乐境界、音乐风格和音乐语言等与音乐表现形式、技术手段和音乐材料等自然天成的不可分的统一构成。发现并能够感到其中简单却并不平凡的个性和独特之处，往往就找到了通达和深入其艺术境界更深层面的途径。如将《春江花月夜》的曲调与《心雨》相比较，就会发现它们的共通之处。与西方调式功能体系音乐相比，没有围绕调性功能向主音倾向的落句特征。五声音阶式的旋律，每句的落音平均分配，没有明显的功能倾向，音乐散发着散淡的闲逸。旋律在发展中逐渐将调性游离、偏移。如果说这是一种技术现象，我们解读中国古典音乐作品的音乐构成方面将会比较容易地得到相同的印证。但

我更愿意将其作为音乐现象来解读。事实上，作为中国人无论曾否专业地学习过音乐，都是经历了在这样的音乐现象中成长的过程，也许这就是我们常常重视文化背景的原因所在吧。就《心雨》的旋律特点来说，曲调元素虽没有直接使用固定的民族音乐素材，但耳濡目染形成的久远、深刻、相知、相识，使其中中国音乐文化无处不在。也许悠长的气息伴随比较丰富的旋律曲线是有意创造个性化音乐表现的功利性努力，但是我自己更为在意的是不经意的流露早已成为流淌于血液的自然性、自发性，怡然自得。音乐语境的纯朴又要意向深微，能够引人在平易中进入胜境，创造淡雅如夏日的清风，沉静却不失于细雨滴滴中，心易感动。

第二，在四件乐器的运用上。从最初九件乐器到四件乐器的变化，使《心雨》找到了合适的表现载体，也体现了创作过程中的艺术升华。特别的音乐需要特别的表现载体，而适宜的和合适地使用与发挥选定的乐器，对音乐语言的表现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心雨》是以平静抒情为特点的音乐作品，乐器使用不炫技，但又要让每样乐器在音乐进行过程中有合适的表现。在横向方面，乐器使用是依托音乐铺陈的结构过程中，适宜地安排各自的主奏和领奏段落。如古筝轻轻上行刮奏出琵琶的轻轮轻弹的比较大跨度的曲调，在音乐表现上是有着《心雨》的点题意义的。而随后跟进的二胡，缓缓平静地接续下去，以深情悠长的歌唱旋律贯穿始终，使音乐更有深情

述说的丰富的感情内涵。在音乐进行过程中，随着音乐自由式延伸的每个小段的启开，领奏或主奏乐器的变换总是加深着音乐的述说性。如古筝领奏的段落，音乐凭借古筝“按”“揉”“压”等独具东方韵味的语言表达方式，给音乐增加更多的柔美。琵琶在音乐中负载了多方面的表现意义。其弹拨乐点状的音乐表现，单音、泛音的微微点点，如雨滴轻轻飘落。同时在连贯的旋律性表现方面，琵琶演奏的旋律又常常与二胡结合在一起，给抒情连贯的旋律述说增加了弹性和深层的音乐内涵。

与二胡、琵琶、古筝等乐器相比，扬琴每个音的发音都比较单一，“按”“揉”“压”的人为因素很少用，在音乐表现上适合炫技，但却并不见长于动情歌唱的旋律。抓住这个特点，发挥它在音乐中的伴奏作用，适当加强它的音乐主题意义。而在乐曲的高潮处，唯一一次单独呈现的华彩段落，扬琴以具有“惊醒”效果的绚丽声音闯入整个华彩段的音乐表现，使它能成为这个作品音乐表现中独一无二、不可或缺的存在价值得到充分证明。

第三，在这首平平静静表现唯美、一尘不染情境的音乐作品结构过程中，音乐的发展，音乐结构的构成方面，如前所述，凭情感和心灵处于平静无求的情境中，让心间不经意而涌现的音乐缓缓流淌出来。这是说明了他的结构构成是不依托专业音乐学习中所学的曲式结构构成技术完成的。不依靠专业作曲技术音乐材料呈现、重

复、分裂、发展、派生、对比，以及调性、和声布局等原则。但这并不是说在具体的或局部或整体上，它能够被专业结构分析划归为某类规范体系内。我相信，当我在延伸旋律过程中，当发现音乐缺少新鲜感，或者说是动力的时候，我会马上想到音乐材料的变化，或者说是做些曲调方面的调性扩展，节奏、音色、演奏法等变化。旋律在不断的发展中延伸，在音区的转换、乐器的交接、织体的轮换，甚至是在调性的偏移等处理当中，使得音乐永远保持向前推动，引人入胜的新鲜感，这就是这首作品在创作当中重要的环节。但就整体的音乐结构而言，我没有作过理性的分析。我不知道它的结构是什么样的。我相信就曲式结构方面的具体分析，是可以将其规范为某类西方曲式结构范畴之内的。而偏重于中国音乐文化方面的解读，也更容易用体现了中国音乐构成手法中衍生变奏的线性发展模式等等来评析。但我总是觉得不应当满足于这样的分析和结论。因为构成音乐横向的方式再多，都不过是通过音乐材料的重复和对比来对音乐内容进行编排和陈述。西方古典音乐建构或找到了最适合古典音乐表现的结构方式并固化为曲式学——系列曲式结构规范。但其并不是适合一切音乐表现的结构方式。我们学习了它是为了激活我们自身的结构能力，我们的作品在音乐结构的结果上是否与其相符并能够找到对应并不很重要。我认为，对于当代中国宏观的音乐发展而言，我们应当以更为开放、科学的文化观念来解读我们的过去、

现代和未来。我们中国艺术家的艺术观念中，是最为强调并相信传统的继承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根基，这是十分正确的。但是在具体艺术实践过程中很多观念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谈继承时，容易孤立地看待传统留下的财富成果，而忽略传统形成的足迹。或者说是忽略研究和肯定传统文化财富形成时期创造者们可贵的思想创造火花。因此有些时候，将传统固化的文化财富不加分析地作为束缚当代活跃的艺术创作的标准，这是应当注意并杜绝的艺术思想的错位。

感谢学会又一次组织了这样有意义的活动，连续几届的评奖活动，特别是这个音乐论坛，是艺术思想和创作观念停下来“保养”提高的极好机会。我写这个发言稿，除了完成发言的任务，更多的动力来自对自己艺术思想方面的针对性“淬火”，下大气力思考了一些平时难有心境思考的问题，且窃喜有些收获。祝愿这个意义非凡的活动常年坚持下去。

总而言之，《心雨》既不“现代”也不“传统”，最多只能说是一首比较真情的音乐随笔。我希望能通过这个小品，表述我对于民族音乐创作的另一方面希望，希望我们的民族音乐创作，也能多一些深入人灵魂情感的作品。